

蘇聯小說通俗本

虹地長雪

原譯名“虹”

瓦希列夫斯卡原著 施 瑛改寫



蘇聯小說通俗本

虹 長 地 雪

瓦希列夫斯卡 原著
施 瑛 改寫

上海百新書店出版

通聯書店發行

雪 地 長 虹



定價人民幣 3200 元

原著者：瓦希列夫斯卡

改寫者：施 瑛

出版者：百新書店
總店 上海福州路 373 號
分店 上海河南路 179 號

發行者：通聯書店
上海九江路 295 號

印刷者：協興成印刷所
上海江寧路 1080 弄 71 號

一九五三年二月修訂第一版 0001—5000

序

瓦希列夫斯卡是波蘭女作家。當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後，波蘭淪陷，她步行了一千二百里路，到社會主義祖國蘇聯去。她在那裏，受到熱烈的歡迎。等到希特勒背信棄義，進攻蘇聯，這位熱血澎湃的女作家就執筆從戎，參加反法西斯侵略的紅軍部隊，擔任從軍記者。她的足跡，走遍了整個烏克蘭的原野，她看見蘇聯人民，無分男女老小，都是投袂奮起，跟侵略者作英勇苦鬥，其事蹟可歌可泣。她還聽到在烏克蘭一個小村莊上，有個平平常常的農婦，當德軍佔領那個村莊的時候，這個農婦就跟着游擊隊到森林去，替他們煮飯洗衣，並且擔任偵探情報的工作。想不到她是一個懷孕的婦人，等到十月滿足，在樹林裏實在不能夠做產，就偷偷地回到自己村莊上，不幸給敵人捉住。敵人把她痛打，還把她剝得赤身裸體，在冰天雪地裏走着，逼着她指出那些是游擊隊員的家庭。可是這個農婦緘口如瓶，什麼也不說，敵人無可奈何，只好把她關起來。接着她在牢裏，生下一個兒子，敵人又來折磨她，威嚇她；她却寧死不屈。敵人老羞成怒，就把

那個嬰孩殺了，並且把她自己也投到冰河裏去。瓦希列夫斯卡聽到這個農婦的故事後，心裏大受感動，馬上把它當做中心，寫起這本小說來。我們在本書裏，可以看到蘇聯淪陷區人民赤手空拳，用盡所有的方法，來打擊殘暴的侵略者，到底獲得了偉大的勝利。再來回顧我們自己，以前日本帝國主義者侵略中國，淪陷區人民在水深火熱中英勇鬪爭的情景，記憶猶新。我們也可以從本書中學習蘇聯人民的鬪爭精神；同時，當此刻帝國主義者的侵略火燄，燒到我國邊境上來的時候，我們在抗美援朝的號召下，閱讀本書，更有深切的意義。

本書原名「虹」，曹靖華先生譯，三聯書店出版，我是根據這本書改寫的，謹向原譯者致謝。

改寫者 一九五〇，初冬，上海

目次

序	屍橫山谷華西死難	鳩佔鵲巢卜霞事仇	一
第一回	屍橫山谷華西死難	鳩佔鵲巢卜霞事仇	一
第二回	長林豐草慈母暫歸	雪地冰天彩虹初現	八
第三回	挺身受奇刑街頭踏雪	仗義遭毒手溝裏走屍	一四
第四回	狗頭獻計一意邀功	村民堅強五人作質	二二
第五回	胡斯普壯言慰少女	奧立娜雪夜產寧馨	二九
第六回	赤子無辜軀膏饒吻	正氣長留屍落冰河	三五
第七回	山窮水盡身旁生枝節	柳暗花明天外傳好音	四一
第八回	天網恢恢跛脚鋤奸	言詞喋喋耳光作賞	四七
第九回	慰民情駕機來空中	愁軍餉牽牛過堂下	五四
第十回	雪中送炭孺子爭先	火上加油老夫學唱	五九
第十一回	燈映錦衾一槍誅淫婦	血濺嬌娃再度現長虹	六五
第十二回	殲彼頑敵英雄埋骨	還我河山戰士進軍	七三
附錄	本書重要人名表		七九

第一回

屍橫山谷華西死難

鳩佔鵲巢卜霞事仇

上場詩

希魔背信動刀兵，錦繡河山滿血腥，

衛國保家齊奮起，獻身游擊到叢林。

網羅誤落受奇刑，忍看狂寇殺幼嬰，

屍陷冰河心不屈，千秋萬古垂英名。

列位，你道上面這八句新詩，說的究竟是那一件事蹟，且聽作者慢慢道來。話說在一九四一年夏天，德國法西斯魔王希特勒，背信棄義，調動了一百七十個師團的大軍，突然進攻蘇聯。這個魔王滿心打着如意算盤，以為靠着泰山壓頂似的兵力，而且出其不意，一定可以一口氣把蘇聯打垮。誰知蘇聯全國軍民，在斯大林大元帥的號召下，投袂奮起，保衛祖國。他們打得實在厲害，真是寸土必爭；就是爲了戰略關係，陣綫不得不

向後轉移，也要叫敵寇付出極大的代價，才肯撤退。德國強盜雖然暫時佔領了一些地方，可是全無用處。差不多每個淪陷的村莊上，都是空室清野，什麼東西也沒有，男人們全打游擊去，只留下一些老弱婦孺，看守屋子。誰知這批老弱婦孺，敵愾同仇，也是怪不好惹的。讀者們看過後文，就可知道。轉瞬冬天來了，北風怒吼，冰雪遍野，德國佔領軍忍飢挨凍，還得日日夜夜，提防游擊隊的偷襲，這一番苦況，也着實够受。這裏別的不提，單表烏克蘭地方有一個村莊，那村莊說大不大，說小不小，足足有三百戶人家，全是務農的。本來這一帶田地，原是在幾個大地主手裏，村上的人都是佃戶，他們一年到頭，像牛馬一般的工作，過着吃不飽餓不死的生活。幸得共產黨來了，他們才翻了身，參加集體農場，興高采烈地勞動生產，大家豐衣足食，日子過得真是幸福。忽然霹靂一聲，蘇德戰爭爆發，蘇聯人民爲了保衛祖國，爭先恐後，前去參軍。就是這個村莊上三百戶人家，差不多每戶人家，全有人去參軍的；留下的人們，更加努力生產，支援前線，爭取最後勝利。且說那幾個月裏，德國強盜狼奔豕突，殺到了烏克蘭地方，紅軍爲了縮短陣線，忍痛撤退。一個月之前，敵軍就打到這個村莊上。在河邊的山谷裏，一小隊英勇的紅軍，還和德國強盜打了一仗，雖然衆寡不敵，紅軍弟兄們全部壯烈犧牲，可是德國強盜也吃足了苦頭。因此他們心裏恨到透頂。當他們佔據了這個村莊之後，馬上貼出煌煌告示，不准村人去掩埋山谷裏陣亡戰士的尸首，違者嚴罰不貸。但是村人們想到：那些橫七豎八躺在山谷裏的尸首，全是自己的同胞，正像本地家家戶

戶都有人去參軍一樣，他們也是什麼地方的子弟兵，現在爲國捐軀，暴尸沙場，怎麼忍心看得下去！於是那一晚，有個名叫柏楚克的青年，揹着一把鋤頭，趁着黑夜，偷偷地摸索到那裏，準備挖個土坑，把他們草草埋葬。誰知德國強盜正躲在暗地裏監視着，他們看見柏楚克揮動鋤頭，就不聲不響，舉槍瞄準。只聽得砰的一聲，子彈打中柏楚克的心口，他發出一聲慘叫，直倒下去，鮮血從背上冒出來，四肢掙扎幾下，立刻一命嗚呼。他的尸首也就此躺在那裏，跟陣亡的弟兄們作伴，從此以後，村民誰也不敢再到山谷裏去了。可是德國強盜實在辣手，看看冬天已經來到，自己身上衣服單薄，不夠禦寒，就老實不客氣，把尸首上的大衣、軍服、靴子，剝個乾淨。不久，大風雪來了，整個村莊，給裝點得像白銀世界一樣，也把躺在山谷裏的戰士尸首，蓋上一牀雪白的大棉被，倒免得他們給野獸啃噬。事有湊巧，在這一小队陣亡的紅軍裏，恰恰有個本村人，姓名叫做費華西。費華西的父親早已亡故，一向跟着母親費老大娘，在集體農場裏工作度日。戰爭爆發，他也參了軍，跟着部隊開走。就在村莊淪陷的前一天，一小隊殿後的紅軍，經過這個村莊，費華西也在裏面。他請了幾個鐘頭的假，歡天喜地回到家裏。老大娘見了兒子，真的是喜出望外，緊緊地擁抱着華西，禁不住老淚縱橫，千言萬語，也不知道從那裏說起。她留華西吃了一頓豐滿的晚餐，又讓他回到部隊裏。想不到在第二天黎明時候，德國強盜衝到這個村莊上，跟紅軍在山谷裏打了很激烈的一仗，用了壓倒的兵力，把紅軍完全消滅，這件事上面已經表過，那位費華西在這一仗裏，也就

此光榮犧牲。等得費老大娘偷偷地到山谷裏，找到他的尸首，只見他身上的軍服皮靴，早已剝光，身體給冰雪凍得鐵硬，簡直像化石一般。他的致命傷是太陽穴上一個彈孔，孔邊凝着紫色的血塊，還黏着一縷頭髮；雖然他的面孔已經發黑，可是那清秀的眉目，閉着眼睛靜靜地睡覺的樣子，費老大娘一看見就認得，正是她的獨子。她實在心痛如絞，又不敢嚎啕大哭，轉念一想，華西爲國捐軀，正是最光榮的事情，她又何必再傷心呢？可憐她看到柏楚克的榜樣，怎敢再動手把兒子埋葬，只好讓他照樣躺在冰雪中，等待機會再說。這天她看到兒子的尸首之後，忍着滿心悲憤，回到家裏，想不到家裏又發生事情，幾乎把這位老大娘氣個半死。原來費老大娘的屋子，在村莊上算是比較寬敞的，不幸給德國強盜看上了眼，佔領軍的司令顧爾泰上尉，就搬進她的屋子來住。最惹氣的，那個德國上尉，還帶着一個姘頭，姓名叫做卜霞，長得又小又瘦，却打扮得花枝招展，一味撒嬌賣俏，聽她說話的口音，正是本地人。費老大娘不由得暗暗地啐了一聲：「呸！不要臉的賤人！賣身投敵！」她心裏雖是痛恨，但是赤手空拳，無可奈何。德國上尉把費老大娘趕出臥房，叫她到灶間去住，自己和他的姘頭，舒舒服服，躺在老大娘的鴨絨被窩裏。可恨這個無恥的賤人，居然裝模作樣，擺出軍官太太的架子來，吩咐費老大娘給她掃地煮飯，把她差遣得像老媽子一般。費老大娘想到陣亡的兒子，看看眼前的情景，真是氣得把五臟六腑都炸翻了。她在灶間裏，對着熊熊爐火，低聲咕囔着說：「賤人，你等着吧，等着吧！嘿，總有那一天，叫你碎尸萬段！」不過顧爾泰上

尉估住在費老大娘的屋子裏，也給了她一件方便事。那是費老大娘每天一早，總要到河邊去挑水，她就趁這個機會，偷偷地去望望陣亡的孩子，還把他凍得僵硬的尸首撫摩一下。自然這事情是神不知鬼不覺的。如果顧爾泰知道那批陣亡紅軍中有着她的兒子，她還每天去望他，那末費老大娘也休想活得了。但是那個德國強盜的姘頭，偏偏跟她找麻煩。費老大娘挑水回去，走進房間裏，只見卜霞正在被窩裏生氣，狠狠地看着她說：「怎麼這樣久呢？我簡直等得要命！」老大娘不答話，自管自走到爐子跟前，把水倒進銅壺裏，又加上幾片木柴。卜霞吩咐一聲道：「倒杯水來，我要喝。」老大娘偏不賣帳，冷冷的答道：「水在桶裏，你起來拿吧。」卜霞碰了這個釘子，氣得柳眉倒豎，在被窩裏掙扎一下，說：「老婆子，你等着吧，等丈夫回來，我就告訴他。」老大娘聳聳肩，不再做聲，心裏暗罵：不要臉的東西，這個強盜算是你的丈夫！她實在不願意再看卜霞，就走到灶間裏去。卜霞癱在被窩裏，覺得乏味，也只好起身。她穿衣梳妝，照着鏡子，打扮了好久。平心說起來，這個女人嬌小玲瓏，確有幾分姿色，可是總脫不了病猴子那副樣子。她先開着留聲機，唱來唱去，老是那幾張片子，她實在聽厭了，想跟人撩撩天，但是村莊上有誰跟她說話呢？她想到老大娘到底不會倒水來，只好自己到灶間裏去，從桶裏舀杯冷水喝了。那時候費老大娘坐在一條板凳上，在削馬鈴薯。卜霞又像自言自語又像對她說：「這些馬鈴薯是多麼的小啊。」老大娘不聲不響。卜霞就搭訕着問她說：「這裏的馬鈴薯全是那麼小的嗎？」老大娘還是一個不理睬。卜霞有點兒生氣

了，對老大娘說：「你爲什麼不跟我說話呢？難道我是害傳染病的嗎？」費老大娘好不容易抬起頭來，冰冷的眼光看着卜霞，說：「你比害傳染病的更壞！我告訴你，你將來要比害傳染病的人死得更壞！」卜霞聽得這兩句話，不由得怒火上沖，很想跳上前去，把老大娘括幾下耳光，但她到底是勉強按捺住了，却裝出一副可憐相說：「唉，你想叫我怎麼辦呢？餓死嗎？等待嗎？夏洛夫大概早已陣亡了。德國兵將要永遠留在這裏。顧爾泰倒是一個好人，他會帶我到他的故鄉德國去的，那邊總比這裏要好些。這裏的日子簡直不是人過的。你看：吃的，穿的，用的，什麼都沒有，爲着要一雙絲襪，我把心思都花盡了！」費老大娘冷笑一聲說：「對啊，你就是爲了這些，就賣起身來！我告訴你，你的顧爾泰決不會帶你去的，不必等到德國強盜滾蛋的時候，他就會像破鞋一般把你丟掉了。現在你儘管去躺在我的鴨絨被裏，跟德國強盜睡覺吧，不久的將來，我們的軍隊回來之後，叫你這個賤人瞧瞧顏色！」老大娘好一頓痛罵，把卜霞氣得渾身發抖，她狠狠地说：「好！讓我先來收拾你。等一下顧爾泰回來，我就告訴他，你去挑水爲什麼去得那麼久！」費老大娘聽到這句話，好像受到當頭一棒，她直跳起來，噹哪一聲，手裏的刀子掉在地上，馬鈴薯也滾了一地。她握着拳頭，直向卜霞撲去。嚇得卜霞面色蒼白，步步退縮，她的兩手舉到胸口，像是要防禦似的。只聽得費老大娘厲聲問道：「你從什麼地方知道我上那裏去的？你是怎樣知道的？你說！」卜霞見她不再撲過來，才定了定神，想起顧爾泰所派的衛兵站在窗外，只要喊一聲就夠了，於是放下心，說：「嘿，老

婆子，你當我什麼都不知道！虧你每天早晨做得好事！」費老大娘一聽，心裏忙不迭地叫苦，她已猜到了卜霞所指的事情——自己每天早晨去瞧陣亡的兒子，一定被這賤人知道了。停會她報告了顧爾泰，那可糟糕！她恨不得一箭步躡上前去，又住這賤人的喉嚨，把她扼死，可是衛兵正在窗口踱方步，只要一有動靜，他就馬上衝進屋裏來，費老大娘幾根老骨頭，怎麼吃得消。費老大娘只好吐了一口唾沫，仍舊回到板凳上削馬鈴薯，心裏兀自盤算對付的方法。現在卜霞給了費老大娘一下痛心拳，得到勝利，面上得意揚揚，也不願意再跟這老婆子多說，就回到房間裏，又是開起留聲機來。留着費老大娘一個人在心裏發冷。她想：這賤人從那裏知道這會事的？誰會告訴她呢？正在這時候，房裏的留聲機歌聲停了，只見卜霞穿着長統靴，披着皮大衣，嬌嬌婷婷，從房裏出來，走到外面去，她的面色冷得可怕。費老大娘忍不住喊出一聲哎喲來，這賤人一定是到司令部去報告顧爾泰的，那怎麼好！正是：健兒喋血臥冰雪，淫婦賣身事寇仇。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回

長林豐草慈母暫歸

雪地冰天彩虹初現

話說卜霞走出門來，咯吱咯吱，踏着冰雪，正是走到顧爾泰司令部去的。不提她一路走去情景，且讓作者把這個賣身事仇的賤人，略表一番。原來卜霞正是本地人。她有一個同胞姊姊娥茹，一直住在這個村莊上當女教員，尙未結婚，倒是個很正派的姑娘。卜霞可不然，她從小就嬌生慣養，懶得勞動。幾年前和紅軍中尉夏洛夫認識，就結了婚。夏洛夫長得模樣英俊，性情豪爽，是個斬釘截鐵的好男兒。他很愛卜霞，看她一心只講究打扮，不肯做活，甚至於捨不得糟蹋自己那雙粉嫩雪白的手，去洗衣服和擦地板，曾經好言勸過她幾次，無奈卜霞總是不聽，夏洛夫爲了免得淘氣，也就不再多說。好在夏洛夫在軍隊中服務，每月關的餉銀，也很可觀，他們兩口子又沒有孩子，用起來倒還舒服。但是娥茹對於自己的妹妹，實在看不上眼。娥茹長得很健壯，跟弱不禁風的卜霞，恰成了個絕妙的對照。她整天忙着教育小學生，還參加社會活動，簡直從來沒有打扮的工夫。她那一頭金黃色的秀髮，挽成兩條鬆鬆的粗辮子，垂在腦後，冬天她那一雙紅腫的手，凍得長滿凍瘡；夏天她的面孔，給太陽晒得發黑，好像吉普賽人一樣，她也滿不在乎。而且娥茹很識相，知道她那漂亮的妹妹，不大歡迎鄉下大姑娘似的姊姊去拜訪她，所以難得上夏洛夫的門；乾脆她跟卜霞道不同不相爲謀，只知道他們兩口子

過得很好，也就算了。半年前戰爭爆發，夏洛夫就和嬌妻分別，跟着部隊出發。誰知他一去之後，整整有五個月，都不曾來過一封信。也許他是轉戰沙場，失掉了聯系；也許是遭到不幸，被敵俘虜或者已經陣亡。照理卜霞在家，應該等待丈夫的確訊。誰知這個一味只想享樂的卜霞，不耐煩獨守空幃，也不念她對夏洛夫的山盟海誓，漸漸地不安分起來。正巧德國強盜狼奔豕突，打到了烏克蘭，在一個偶然的機會裏，卜霞碰到顧爾泰上尉，就老着面皮，背夫叛國，做起他的臨時太太來。自然卜霞做夢也想不到顧爾泰在德國，早已娶了太太，而且有了兒女，她以為夏洛夫永遠不再回來，自己從此可以一直跟着顧爾泰，一雙兩好過日子。顧爾泰還用甜言蜜語哄騙她，說將來帶她到德國去，在故鄉的教堂裏正式結婚，就可白頭偕老。事實上顧爾泰那裏有過這樣的念頭，反正他送給卜霞的絲襪子和皮大衣，原是搶來的，跟卜霞吃的可可糖和法國酒，又是部隊裏配給的，自己根本不要花一個錢，樂得把她玩弄幾時。這兩三個月裏，卜霞一直跟着顧爾泰走，說是男貪女愛，叫人聽了都噁心。此刻他們住在費老大娘的房子裏，不單是費老大娘從來不跟她好聲好語說話，就是卜霞走到外面去，村莊上的人睜大眼睛看着她，比看德國強盜還刻毒。其中只有一個同國的人，曾經鬼頭鬼腦地跟卜霞說過幾次話，滿口太太長太太短的，卑躬屈節，一副下作的奴才相。列位，你道這個人是誰？他跟卜霞一樣，也是個叛國事仇的「奸賊」，現經德國強盜委派當本村村長，姓名叫做賈波里，關於此人，後文再表。且說卜霞走到司令部裏，衛兵看見她是上尉的姘頭，馬上放她進

去。那時候顧爾泰正在審堂，被審的是一個中年女人，頭髮已經有點兒花白，還挺着足月的大肚子。原來這個中年女人，姓名叫做奧立娜，丈夫從軍已經陣亡，她懷着身孕，就跟着本村的游擊隊到樹林裏去。游擊隊裏的人都是年青小夥子，奧立娜給他們做飯洗衣，裹傷治病，種種照料他們，端的像是一位慈愛的母親一樣。那些年輕的戰士，全趕着她叫聲「好媽媽」，她看到自己有着這批英勇果敢的「兒子們」，心裏也覺得格外高興。在風雪漫漫的黑夜裏，奧立娜也跟着游擊隊員去襲擊敵人，轟炸橋樑，搞得有聲有色。可是她懷孕已經足月，快到臨盆的日子，樹林裏長林豐草，荒荒涼涼，什麼東西都沒有，那是不能做產的。因此在前兩天，奧立娜悄悄地一個人暫時回到村上，準備在自己家裏做了產，再回到游擊隊裏去。不料事機不密，她回家來的消息，給那個狗頭村長賈波里在後門口聽到了。他正想向新主子邀功，抓到這個機會，怎肯放過，馬上去報告了顧爾泰。顧爾泰爲着游擊隊神出鬼沒，吃足苦頭，早已恨得牙癢癢的。雖然十幾天之前，也是由賈波里告密，在村莊上抓到一個想去當游擊隊的青年，名字叫做阿柳的，把他絞死，掛在廣場中的木架上示衆，可是這一下更加深了蘇聯人民的仇恨，游擊隊愈加活躍起來，把德國強盜弄得手忙腳亂。此刻顧爾泰抓到奧立娜，看她是個正待做產的中年婦人，料她一定吃不起苦頭，經不住威嚇，準備好好地把她擺佈一下，叫她招供出游擊隊的巢穴來，然後調兵遣將，一網打盡。且說顧爾泰把奧立娜從早晨審起，整整審了好半天，那一連串的問題，總是翻來覆去。好一個奧立娜，她是那樣的鎮靜；

關於她個人的問題，她是老老實實地回答了顧爾泰的：十月革命之前，她在地主的莊園裏做活，給老爺割麥子，擠牛奶，革命後參加了集體農場，丈夫在戰爭開始時候就陣亡的；她已經四十歲，還不會有過孩子，只有腹中這一塊血肉；她很早就加入游擊隊，在上星期也炸過鐵橋，現在回家，想平平安安地把孩子生下來。除此以外，她緘口如瓶，什麼都推個不知道，顧爾泰休想從她的嘴裏，打聽到關於游擊隊的一絲消息。這一下，真把顧爾泰氣得七竅生煙，想不到這個鄉下女人，竟是這樣的堅強！他拍了一下桌子，正想發作，才抬起頭，正看見卜霞闖進辦公室來，不由得不高興地問道：「有什麼事情？」卜霞吐出嬌滴滴的聲音說：「沒有什麼。我想你了。你馬上就完了嗎？」顧爾泰把她拉到窗口，氣憤憤地低聲說：「我不是對你說過好幾次嗎？叫你不要到這裏來。你看，這成什麼樣子！我的公事還沒有辦完呢。」卜霞原想來報告費老大娘的祕密的，現在看見顧爾泰有點兒生氣，也就把話縮回，只是撅着小嘴唇撒嬌說：「我悶得要命，等你回家去一同吃一頓中飯也好。這裏的公事難道不可以叫別人辦嗎？」顧爾泰說：「別人不能辦。這個老女人是女游擊隊員，你明白嗎？」他指了指站在桌子前面的奧立娜。這時候卜霞才注意到這個鄉下女人，看她臉上已有縐紋，頭髮花白，挺起大肚子站在那裏，好像連氣也透不過來，她的粗布頭巾和外衣，全放在旁邊的板凳上。卜霞看了，幾乎笑出聲來說：「好一個女游擊隊員！你看她就要生產了！」顧爾泰斬釘截鐵地說：「是的。你走吧，我就回來。」卜霞伸出她的小手，撫摩着顧爾泰的衣袖說：「